



柿子树

■王科军

“七月的枣，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红了皮。”小时候时常听爷爷奶奶这样念叨，虽然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却当作儿歌哼唱很起劲。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村东头有一个柿子园，听家人说，这里的每棵柿子树都是经过爷爷精心嫁接而成，有大红柿子、磨盘柿子、小不点干面柿子……

柿子树和我的童年是连在一起的，每到暑假，我和村里的小孩子就相约着一起去爬柿子树。柿子树主干不高，上面的树干分支多，很容易爬，但枝干比较脆，容易踩折，胆量小的孩子不敢上，可是胆大一点的孩子几下就爬上去了。每到夏季，柿子树浓密的枝叶间，总能露出孩子的脸，他们皮肤晒得黝黑，站在树叉上不停伸长着脖子去找那些树丫高处隐藏着的刚成熟的柿子，丝毫感觉不到夏日直射的阳光，反倒帮助孩子们更有利于发现成熟的柿子，因为熟透的柿子在阳光照射下果肉会由暗红变成艳红，在绿叶的映衬下会更容易看到。

柿子红了，村里各家各户便会派出代表到柿子园里分柿子，母亲会把分回的柿子分拣存放，把没有破损的柿子做成“暖柿”，父亲会帮助母亲把家里的两个大缸全装上柿子，加满水后放在院子里后用砖头架起来，下面加上火，开始“暖”柿子。“暖”柿子讲究的是温度。一般水温保持在45度上下，上下不能相差5度。水太凉，柿子涩味去不掉；水太烫，柿子就会变软发青，俗称“暖死”了。七八个小时里，父亲隔一段时间就要将手放

在水里试温度，一会儿在大缸下加火退火，还要不定时轮换着搅动。

第二天，我在睡梦中被父亲叫醒，在鸡鸣狗吠的叫声里离开村庄。父亲拉着架子车，车杆旁系上一条盘绳，我搭在肩膀上用力拽着往前走。我和父亲走村串巷，吆喝着“谁换柿子……”饿了，就吃从家里带的馍；渴了，从路过的老乡家里讨碗水喝。刚开始，一斤柿子换一斤玉米，后来看天色已晚，两斤换一斤，以至于到最后三斤换一斤。换完后，返回途中，父亲会不停叹息，因为换少了，感觉活干得太累，但挣的粮食却不多，不划算。

我是在极其疲惫中被父亲连同换回的玉米一起拉回家的。过度的劳累使我第二天上学时两条腿疼痛不已。听母亲说，那年用柿子换回的玉米够全家人吃两个月，我为此又很欣慰。在记忆中，用柿子换玉米的经历可能是我今生走得最长的一次路。

后来，土地承包了，柿子树也分到各家管理了。家里粮食充足了，大家富裕了，柿子树也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前些年，柿子树大多被砍伐掉，它坚硬的质地、细腻的木纹，被做成案板、菜墩进入农户家中，这也算是柿子树最后一次为村里做贡献了。

近几年，每次回家，我都要去村东头看看日渐减少的柿子树。无论是春天挂满枝头的柿子，还是夏天艳阳下青翠欲滴的柿子；无论是深秋经严霜击打过嫣红的柿子，还是寒冬腊月迎着北风吹的赤膊英姿的柿子……柿子树，都能勾起我最深切的记忆！

坎儿菜

■曹高举

坎儿菜，猛一听以为是菜名，其实它不是菜名，而是一种独特的种植方式。说起这事，还得从铁龙峡仓库说起。铁龙峡仓库，虽然不像大城市那样寸土寸金，但在地无一寸平、土无半分盈的天山深处，同样宝贵似金。除了营院外，也就几代官兵移石填土造就的一块人工田。没想到，就这么一块平地，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席卷而去。大家对此都很心痛，但最心痛的还是后勤处长李文艺，因为没有自备的“菜篮子”，官兵就要过紧日子，所以无论如何他也要重建这个“菜篮子”。

当时，李文艺的对手出现了。这人就是业务处长王小兵，对于菜地被冲一事，痛感最低的恐怕就属他，甚至还有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感觉，因为他早就在打这片菜地的主意。见机会来临，王小兵毫不犹豫地下了手。说干就干，一份关于建设训练场的请示递到了铁龙峡仓库主任手里。可王小兵找政委签字时，政委竟然说他等等。一听这话，王小兵心都凉了，他知道请示工作时，最怕上级说等等。

王小兵不知道李文艺已先他一步找到了政委。两位主官的字碰了头，就等于两位主官打了架。到底是重建菜地还是改建训练场，一下子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尤其是李文艺，一听王小兵要把菜地改成训练场，就吹胡子瞪眼睛地吼：“你什么意思，那菜地就是被洪水冲了，也是我的菜地，你凭什么要了去。”

王小兵丝毫不示弱，狡辩道：“这地以前是菜地不假，可现在不存在了，那就不能再说是菜地了。”

铁龙峡主任不好意思地对政委说：“你看这事整的，要不我那字作废？”还没等政委说话，王小

兵就急了：“主任，白纸黑字，怎么能说作废就作废呢？”

政委说：“要不大家听听官兵们的意见？”铁龙峡主任点头表示同意。菜地是铁龙峡仓库的“菜篮子”，官兵自然关心自己的“菜盘子”，王小兵便有点不乐意地说：“备战打仗是军人的使命，建训练场有啥不行？”

政委说：“要相信官兵的觉悟，如果他们选择了‘菜篮子’，我们也应尊重官兵的选择。”

问卷结果很快出来了，官兵一致同意建设训练场。看到这个结果，李文艺不由瞠目结舌，心想：“这帮好逸恶劳的家伙……”后来，看着开工建设的训练场，李文艺心里就有种撕裂肺的痛，可痛并没让他闲着，每天还是时不时到食堂和哨所转转，看看没了“菜篮子”，官兵的“菜盘子”会不会受到影响。

不久的一天，他惊异地发现，哨所附近的山坡上，突然冒出一簇簇绿油油的菜苗来，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问哨所的战士：“这是怎么回事？”战士骄傲地说：“这可是我们班长的发明，受坎儿井的启发，他让我们凿坎填土，用这种方式种菜，还美其名曰坎儿菜。”

很快坎儿菜便在铁龙峡仓库得到迅速推广。只是让王小兵郁闷的事情是，除了正课外，官兵的业余时间大都泡在坎儿菜上，可他又无可奈何，正课占了，如果业余时间再被占了，李文艺一定跟他急。自从菜地改建训练场后，李文艺嘴上没说什么，人却瘦了一圈。看到李文艺那样，王小兵就觉得对不住他，想想政委常讲的那句“不要屁股决定脑袋”的话，就觉得这话好说可事难办，谁让屁股和脑袋是一体的呢！

诗两首

■魏华

小寒

冬日二九小寒临，
天地之间雾霏混。
行人直感风割面，
寒冷使人不随心。
青青唯有田野麦，
陌上难寻展翼禽。
梅开枝头问雪讯，
迎风傲霜无处寻。

回故乡

岁首假日回故乡，
眼见老屋忆过往。
老屋藏着童年梦，
屋内藏着爱无疆。
时光如梭匆匆过，
老宅深情永难忘。
父母之恩深似海，
一生一世刻刻想。